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四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六上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乙總九首

政事三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岑文本

傳導一

崇儒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

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弘才虧衆望於虚説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戸則皇恩斯畢

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

将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令尨眉鮐背歡欣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令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
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
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
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
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
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禄之過罪
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

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怨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于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慠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

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頼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玆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詁

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
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
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脩業之本也書
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
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
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
慮之於未有則福禄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
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

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

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誡之義其則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脩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禄封樸素脩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説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禄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

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户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揺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
類于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
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
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
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
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
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

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静方内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随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隂陽恒理豈可謂之天

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輙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

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遊禮樂詩書為之翫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

之事曰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論之者有以辨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名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

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宫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

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簒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

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

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
搢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
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
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
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滞
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逺之越月踰
時不得名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
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

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内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

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脩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紛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盖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

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儆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策輙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禎謹言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崴勑崇嚴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偁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

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懋龎隅俗揹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洚涌植物利不浩哉今覩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季禍難寖用秏息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為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遝超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倘與人有棄本

之議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犂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岋嶪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渟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羣生寂寥攸處貿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敎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𦦨𦦨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吏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準衡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問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

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瘽同勤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脩太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

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喆靡察也令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絶風而望海内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遵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懋醇醨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宏長國家廣之以存

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照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賊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

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餘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末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令不啬神於心體而竭營於四支時變于外氣虛于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

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脩泮宫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飭頽俗傳委衆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

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藴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巓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内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

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怏心王化盛
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
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於其時謂王者
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之
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
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
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

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于蘭蕲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婣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輒于相語喑呃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脩而比興未喻時

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𦈏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
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災異
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
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藴義感慨之士至曰
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
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胷襟嗟嗟其齒牙代莫
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為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
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愠

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霸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
巖穴發揚仄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日
月橫騖以詞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
如此則詩學何為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于
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
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
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

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譁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貟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堇荼来異俗懐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

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煌煌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

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邪葢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

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茍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

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

傳者鷸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范寗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

杜元凱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

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茍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

立束縛檢約之日 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

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隷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

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肩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内地自漸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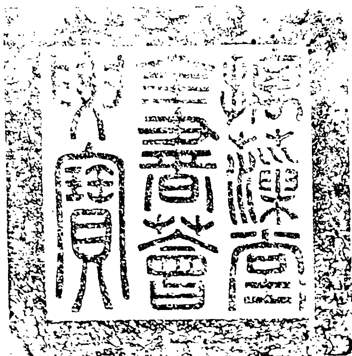
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

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来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褥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奬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

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闒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為也

故繆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屨而去蹤
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
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唐文粹卷二十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六下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四十五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六下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丙 總八首

書奏

大奠二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一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懐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

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

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
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慼慼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内
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
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
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
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
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
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

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𨼆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歳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䟽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歳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户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

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模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

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

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

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

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絶漠致

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横制宇

宙今則不然燕代廹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

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

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以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

發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絶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来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帀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逺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

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没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岑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

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謡諮謨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

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誡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

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

駮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

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

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令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

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横徵發因緣贓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内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獘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莞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内府以開濫闕邪伏望陛下罷内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

常財用無虧絶奸之根源除政之粃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随使貢来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没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需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

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

其不可以明矣問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遺將攘却無尺寸之功隴外壞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屝屨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

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傜費以燠休之柰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草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攉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来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

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

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為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為不可以有為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為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為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畀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

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禄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諫於誑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鄙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拾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聞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

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羣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戎未殄兵草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絶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逺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

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

者隨以杖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旰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徼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賊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繇㲉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

五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兎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羣兇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令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出若干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

稼秋冬蒐之将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甞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歳度其費率中户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户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臣将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已還開元户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户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臣是

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令户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搉筦加箕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令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即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皃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

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兾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兵也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来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

通交阯竒珍異寳進貢歳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税不供珍竒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寳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歴博南山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

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葢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令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吏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

忽若反叛勞費更多初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

此策妙得覊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

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

情割剥貪饕劫畧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折支

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兇

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

户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

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

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揔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叅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

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唐文粹卷二十六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六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七　宋　姚鉉　編

奏表書疏丁 總一十三首

疏

政事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學校二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絳

巡案一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罷兵四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寺觀二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關市一

諫税關市疏 崔融

亢旱一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

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寛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絶遠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

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来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

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僭臣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来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

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疋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

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

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

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甞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

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曽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令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克黨搆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

朝殆均於絶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頃歲以来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闗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麧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艱儉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

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
而不法忠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奬欲大
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
天之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
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
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遠宫減撤外廐場
無蹴踘之翫野絶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
懸運惠恤惸嫠蠲薄傜賦去竒伎淫巧損和辟随珠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烱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携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

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

節偷安茍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内黔首擾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别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

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宏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内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户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兹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蔵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佳國

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闕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别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宏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與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

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

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禄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兹廢墜宏於教化冀禆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

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令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

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閒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

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綱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

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来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崐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懐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来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則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呑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
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
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
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
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
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
疲假使和僱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

周無際窮奥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日圍之内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徳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

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盖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盖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胄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析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

也令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
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
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
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
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
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

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矣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畧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争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

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

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揺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

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葢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盖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緩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勞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

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内憂蓋為不勤脩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

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

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名入禁仗仰英姿之西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大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令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

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閭閬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黄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

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

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

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侯功官必得雋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含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僭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王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

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虚食禄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侫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

六年間至於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克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

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
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
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
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
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
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
錢造無用之觀以買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
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

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
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
皇太子在阿韋之時見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
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
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勑自今
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
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
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

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温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温之徒將勸為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虚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

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塡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

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令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税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税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税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税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税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

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績休廢緻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

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揺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闤闠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

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刃小有失意且猶如此
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兹困窮或致搔動便恐南走越
北走胡非惟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
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倘因科賦致有猜疑一
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
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
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
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

居則蔵鏹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税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覇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税市則人散税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揺矣一關不安

則天下之闗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黙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闗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兾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寳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徳潛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



亭侯靜謐比為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奚霫假息孤恩恶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縻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倘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

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主富其地理國若不
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
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
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
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
繫表屬想政源冒兹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
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
伏紙惶懾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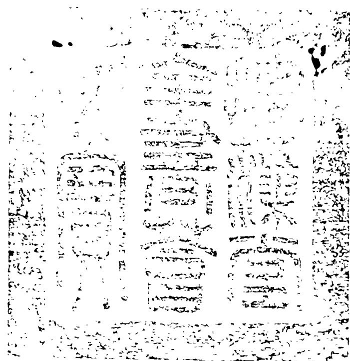
歲貢賤臣隱旣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華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蹶起病榻聞以為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𢑴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啟祈外

何嘗不以心視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
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為請者豈陛下為其靈於嶽
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
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為陛下出力
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
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
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
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

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為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

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唐文粹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　浚